

我极少写序,觉得是极郑重和高尚的事,要找到作品里闪耀光芒的地方,有瑕疵之处也要犀利地寻出来。既把观点说清了,又不饶舌,具备通透的

不老的作家

秦文君

点化。我自知造化不足,近年来,慎之又慎,对于写序都是推卸为主。本次上海书展推出的孙毅老师的新作《上海小囡三部曲》,在作品杀青时,老人家打来电话,嘱我写一篇序言。我习惯性惶恐,但自认识孙毅老师和他的夫人彭新琪老师,30多年来,在一起开会,聚餐,聊天,郑重地商量过一些具体事务,时日漫长的交往,让我有心写些什么。

认识孙毅老师是1984年春天,他时任上海作家协会儿童文学组的组长,当时儿童文学组群英荟萃,人心整齐,每次组织儿童文学活动,名家、老师往前坐,我等小字辈待在拥挤的外围,多次聆听孙组长用中气十足的大嗓门,喊话似地发表指令,哪怕一个通知,他报的时候,姿态上也保留着“愤青”模样。他担任上海作协儿童文学组的组长得心应手,连续多少年。不知从何时

起,小字辈的议论少了,也许是习惯了,也许是小字辈早慢慢成熟了。

最近10年来,中国原创儿童文学异常火爆,也称“黄金十年”。孙老师并不放松,他数次找我提意见,说话时窝了一肚子火。一次为某地出版了一套大型的儿童文学系列,其他文学门类都有,却不收录儿童戏剧和儿童曲艺。还有一次是来声讨某文学社团没有很好地行使繁荣文学的天职。那时,他八十出头了,早无职业了,却依旧在操持这一切。

2017年初小聚,孙毅老师说他想用积蓄办一个儿童诗的刊物,说儿童诗太薄弱,被边缘化了。当时我确实被感动到了,他说这话的时候已九十出头了。如此的热爱和牵挂,注定他永远没有下岗的一天。正因为这样的执著,他才会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创作能量,在93岁高龄时开写近20万字的《上海小囡的故事》。

新作由三部人物各异,故事并不承接,但内涵能够顺连在成长主题下的中篇小说组成。《小银娣悲惨的童年》无疑是三部曲中最靓的一部,6万余字,很是感人。作品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写了来喜和姐姐银娣的成长。开篇写9岁的小银娣和7岁的小来喜跟着大人到上海城隍庙烧香,求城隍庙老爷保佑他们平安幸福。奶奶年年有在年头年尾去烧香,说这样烧香等于烧了一年的香。奶奶的烧香规矩传了下来,却没有给这个家带来福分。在旧上海,这个家



庭接连遭遇苦难,连生存权也几乎没有。

《小银娣悲惨的童年》有文学味,有深长的寓意,有珍贵的记忆,有生活的实感,人物塑造真实可信,比如来喜,当他被人叫做“少爷”的时候,心里格外难受。而银娣一直逆来顺受,后来忍无可忍,终于逃出来,在猪圈里找到拱在母猪身边取暖的弟弟,一起奔向了光明。

这三部曲和当下的很多小说不同,有一种让今天的小读者了解曾经的黑暗社会的使命感。小说熟练地运用小说的技巧,人物真切,情境丰富,故事紧凑,一波三折,颇有戏剧的风范。爸爸受压迫,妈妈受欺辱,全家

不得不离开上海去了苏北老家。但家乡也是满目苍夷。姐姐小银娣受尽折磨,境遇每况愈下:起初坐在布店门口高高的椅子上,看顾客有没有偷店里的零头布,晚上看店。后来遭到狠心的刘太太的打骂,不得已回家服侍可恶的刘老板。再后来,又被送到孤儿院。甚至,坏人用死去妈妈的手在卖身契上按手印。故事触目惊心,情节离奇,但感觉不到编造的痕迹,因为小说的情节有生活基础,整个故事一气呵成,非常自然,读起来更像一个亲历的事件。

小说不仅写出小银娣一家的悲惨生活,亲人们的颠簸,苦难,更着重写出人类的良知和希望,写出人世间还有温暖人心的好人,还有优美的人性和爱,良知和同情也是存在,住灶披间的哈先生,苏北的善良的王爷爷,弟弟来喜对姐姐银娣受苦受难的疼惜,一家人的相守和相爱,都是悲惨世界中的一丝光芒和希望。

孙毅老师借助小说,述说了不该遗忘的记忆和历史,也可以说,我对孙毅老师以往多少年的印象,通过这部新作被颠覆了。

吃早老酒是乡镇的一个符号。朋友这么说,我没有理由反对。相反,他还加了一句:现在,郊区镇上喝早茶的老虎灶都消失了,这更让我在心里默认了他的观点。一个人的倾向性很重要,随后,潜意识里,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这方面的信息。也许,他善饮、好饮,所以能在老街丛中发现散落其间的酒肆。但是,我是偶尔高兴了喝一点、多了视酒为祸的人,对于还保存着吃早老酒的地方,也有一种向往。因此,还未走进南翔老街,我就记住了西复兴酒店。

从民主街进,到生产街口,就是八字桥之一的太平桥。太平桥与东堍吉利桥、西堍隆兴桥,从南望去状如八字而名之。顺阶而往下往前走,就看见了西复兴百年老店。应该说,酒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大符号。开设于清光绪年间的名复兴酒菜馆,后来从大德寺桥迁来,改为今名。朋友章先生说,前不久,读大学时的上

外同学从湖南长沙过来,夜宿南翔,第二天清晨喝早酒,老同学赞不绝口,认为这种氛围和情调太难得了。想想也是,从古至今,南翔古镇上的商贾文人乃至贩夫走卒,雅聚甚好,歇脚也可,烫一壶酒,一盆羊肉,那是何等惬意的事?!上海郊区,本来就有早起吃羊肉喝烧酒的习俗。除此之外,南翔饭店和宝康酒店,也是类似老店,它们没有豪华的装修,就是乡镇酒家的格式。南翔小笼是地域性标志符号,其中日华轩又是发源地,最早的百年老店。因为装修,原来挂在店里的老照片都撤了,朋友一问,竟然回答放仓库去了。现在,墙上没有老照片,游人不知,还以为是一家普通的饮食店。他还说,老街都好,就是这一点不足、可惜了。

老街可看秀色可餐,最终两

力,获得作家或者作家家属的信任,而为上海图书馆的名人手稿馆征得珍贵的藏品。我现在在图书馆工作,深深了解这项征集工作的意义和不易,萧斌如就是一个恰好的展示窗口,通过这个窗口展现了上海图书馆名人手稿馆的丰富和辉煌。又如写劳继雄,劳先生是著名的书画鉴

注重个性采访

陈思和

定家,煌煌九大卷《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实录》是中国书画界的扛鼎之作,熔铸了书画、收藏领域顶级人物的珍贵经验和见识。在老楼的笔下,劳继雄也是一个展示窗口,通过这个窗口我们看到的是谢稚柳领衔的书画界专家组长达八年的普查鉴定全国古代书画工作,生动描写了谢稚柳、启功、徐邦达、谢辰生等顶尖专家为国家保护文物工作中的音容笑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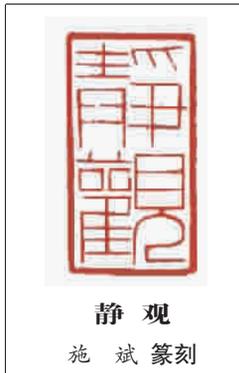
老楼的人物采访和特写的接触面非常之广,本书所搜集的只是他的一部分文章,涉及到文学、艺术、翻译、摄影、收藏等六个方面,真是群星灿烂,把中国文化的上空照耀得绚烂璀璨。有些文化巨人的采写,是通过他人的嘴巴转述的,却比当面采访还要精彩。如写巴金的那篇,老楼主要是采访了两位新华社的记者郭玲春和赵兰英,她们都写过关于巴金的重要报道。我不了解老楼是同时约了两位名记者现场采访还是有分别采访以后综合成稿,文章里又好几处都透露出重要信息。从一般内容上说,两位记者所谈的内容,我都是知道的,但是我读到一个段落时,却想了很多很多——

郭玲春:不久,我到上海采访,去华东医院看望巴老。刚看到我,巴老有些迟疑。我说:“巴老,你不认识我啦?”他立即敏捷地反应:“噢!郭玲春,那说明你很久没来看我了。”巴老靠在椅子上,我在他身边坐下问:“巴老,你在怀念从文的文章里说有人告诉你,迟发消息的事不怪郭玲

春,这个人,是谁啊?”巴老突然咧着嘴像孩子那样嘿嘿一笑,说:“这,这个人就是我自己啊!”他边说边拍拍我的手:“就是我自己。”我们都笑了,为他的“狡黠”和如今的“坦白”。我知道,巴老的批评并不是针对一篇新闻报道,他是为朋友,为一代文人曾经和现在还面临的不公正待遇鸣不平。

熟悉巴金文章的人都知道这个掌故是指沈从文去世时新华社报道的冷淡反应,巴金的《怀念从文》是从责备郭玲春的报道开始写起的。当然明白国情的读者大约也看得出巴金在文中并非是真的责备郭玲春,只是一种文章的起兴手法。但是对于不了解情况的人来说,还是可能会对郭玲春有所误解,我想,郭玲春一定也感到一些压力,所以才有上述的陈述。但是我感兴趣的,是(比如)当郭玲春问道“有人”是谁的时候,没想到巴老直截了当地承认,“有人”就是他自己,也就是说,文章里关于“有人告诉……”这一段,是巴老的“创作”,是虚构的。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到巴金晚年写《随想录》可能采用的手法中,就有虚构的因素。巴金是一位作家,当他直面社会,批评某些社会现象时,为了让他的观点更加生动地传达给读者,在某些细节上就很可能采用虚构的创作手法。这一点,在楼乘震采访、郭玲春提供的这一细节上,可以得到证实。这样的采访和特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好文章。

另外,《文化广场》是一份版面非常活泼、内容也时时出新的副刊,这与老楼的卓越工作是分不开的。老楼长期在《深圳商报》担任记者,应该是他最感到开心的岁月时光。老楼已经退休,身体也不是很好。我与他相交十多年,看着他一点一点老去,我自己也是变得白发苍苍。现在我们见面时的第一句话,经常是问对方的身体如何。虽然他退休了,还是能够敏感地关注社会上各类文化活动,每有信息必会抱病参与,而且写出有质量的稿子来。《(铁骨柔情)序》



在插队或大学毕业时,觉得退休遥远,到退休有好多事要做。

转眼,到了退休,而且也没做成什么事。职场上平平,爱好上有的小成有的尚未成,养育后代稍可安慰,整个过程,不算完全放任,但多少有点虚掷。

工作过的单位,没有很强的归属感。本质上,工作是维持生命的成本,为衣食住行而付的时间和精力。有归属感的倒是小时的古镇、苏北老家、插队、大学时期,那是人生的起始和砥砺,是生命扎根的地方。阅读、朋友交往、天伦之乐,一些充满人情温暖的生命片段,所历大自然壮丽河山,都在记忆中,而且常感到生命的光辉和充实。相反,为物质所作的付出、费时最多的工作过程,在记忆中已然淡去。能记住的,也是一些学生和同事。

曾经工作过的一个场所在地下二层。有一位女性老外曾惊奇地问这房间怎么没有窗。空调不能自己调节,夏天要比外面低十摄氏度以上,冷如冰窖,外面骄阳,这里要裹军大衣,冬天温温闷热如桑拿房,常年新风不足,来的是循环风,新的建筑,没几年地板就朽腐而换了一次。就是在这里,感到了阳光和自然空气的宝贵。也就是在这里,只开台灯,在房间一角一小片暖人的黄色灯光下,特别安宁,阅读容易沉浸,书中上下古今,身在市中心地下的深处,有洞中方一日的感觉。有一年卜运势,得明夷卦,明夷,就是光明在地下,心一沉。不过那段时间,朋友来的特别多,可能是生命旺盛之时,容易招引朋友,男的和女的。那时,虽在地下,氛围有点像自书挂墙的条幅“风乎舞雩”,也像有时卜得的大畜。常怀念那间呆过几年的房间,在那里有我不少快乐。“应物有方,居难则易”,只要此心光明,环境对人的影响会小些。

退休后整理物品,看着旧信,许多熟识的人已不在人世,而且,意识到错失了一些可深入的人际交往,一阵难过惆怅。这是生命中无可挽回的损失,就是现在意识到,也无法弥补,此时已非彼时,灿烂的花,往往开在向春的枝条而不是老干。人生不能重来,也不需要重来。生命有许多节点,退休只是其中一个。



奥地利小镇之秋(水彩) 奚赛联



奥地利小镇之秋(水彩) 奚赛联

再说匠心(外一首)

费 碟
一匠塑型凝矿山,架构旗舰化八仙。云游物我两相忘,朽木报春神术还。
感恩
褪却风华老叶归,犹将磊落作猴魁。沉浮似雨润黄土,草木知音报春晖。

南翔老街

朱全弟

肩荷口都要到饭店画上句号。我们吃完饭,踱出门外,拜谒南翔双塔,虽经修复,古韵犹在,特别是气韵宛然。这座上海最老的砖塔,由苏局仙老人107岁时题字。更可稀罕的是,两口梁朝古井的发现和保护,成为一千五百年南翔古镇的实物见证。南翔老街之美,“前人之述备矣”,就此打住。回过头来,还是说说我的朋友章先生,去年3月搬来此地还在市区上班,每天从南翔骑自行车到东方网去,有闲暇,便到古镇和老街到处走,职业使然,他几乎每日发送南翔古镇和老街的微信,溢美之词不绝如缕。我很想知道,他一个因为照顾岳父客居南翔的游子,何以会深深爱上古镇?他的岳父谢永俊老先生,今年86岁了,原是广慈医院后来的瑞金医院教授,1965年下放到南翔医院整形外科,直到退休至今。我问南翔怎么

样,老街灵不灵?中气十足的他,一连用了三个赞,赞,赞!试问何故?从小学习法语最后从震旦大学毕业的他,说了一句法语,然后解释,自己刚从广慈医院后叫瑞金医院下放到南翔,那感觉好像从天堂到了地狱,现在,我哪里都不去,就是喜欢南翔。她既有都市的繁华,又有小镇的风情,特别是还有一个古猗园,太好了!

席间,谢老先生最后一个劲地倒酒喝酒,我有点诧异,他却说,我多喝点,可以让坤良少喝一点。翁婿关系如此,令人感动!这让我想起辛弃疾的佳句:“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敬老爱幼,酒中真情,自是传统文化的力量,而我又从中发现了老街是有温度的,因了朋友和他的岳父,觉得南翔老街还有濡染人心向善之功也。

明起将刊登一组有关五年来新气象新变化的文章,敬请关注。
白鹤南飞地